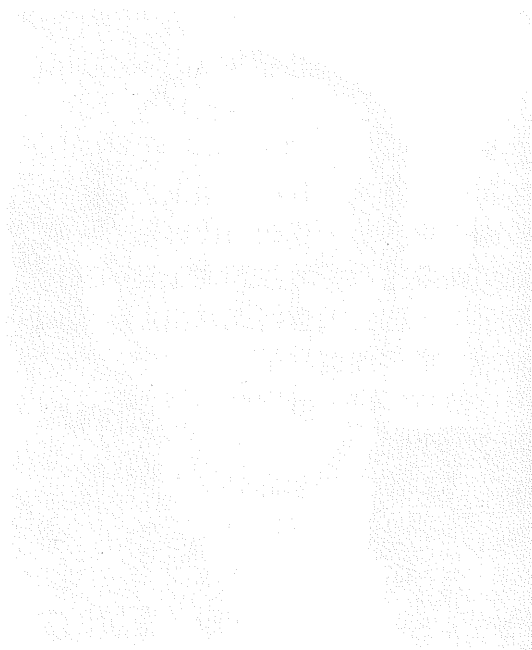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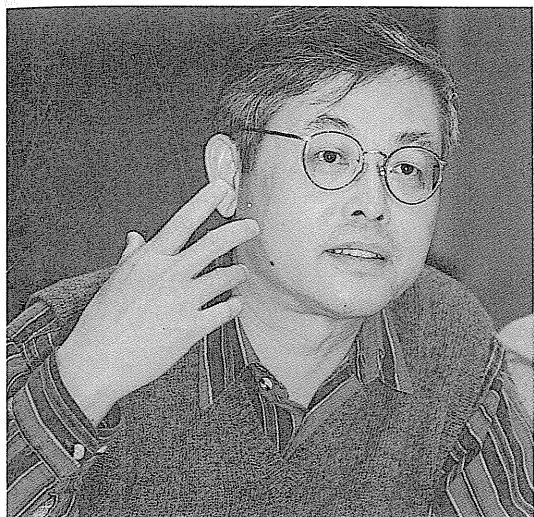


# 特寫 十位文學人

◎編輯部



## 楊牧：遠揚之鷹



楊牧先生。(陳霽霖攝影)

三十五年前，他還是東海大學新鮮人，以葉珊為名出版第一本詩集《水之湄》；三十五年後，易名為楊牧的王靖獻已然成為全方位的學者型作家。在台出版十一本詩集、十三本散文集、五本文學論述，橫跨戲劇、翻譯、編纂等場域。

年少時好比是「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」，葉慈是其心目中的典型。三十五歲以前的葉慈韜光隱晦，三十五歲以後吸納文學神髓綻放異彩，「楊牧對葉慈的傾心詠嘆，居然就是他對自己文學生命的諾言」（王文進語）。從葉珊時期蛻變到楊牧時期，文學生命的轉折一次次攀向高峰。

在《山風海雨》之後，散文創作都用「本」來構思，而不是用「篇」來寫就，直至本年度的《亭午之鷹》，躍昇為其散文美學的極致代表。他悠遊於傳統／現代、東方／西方，在生／死、抽象／實存中思辯與探索，透過精熟文學技巧表達獨特思維感悟，呈現恢宏壯闊的格局。

自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後，多年執教海外，八月應國立東華大學之邀，放棄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職，回到孕育他寫作土壤的故鄉花蓮，擔任該校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。十月並獲中研院文哲所李遠哲創辦之「傑出人才獎」，得享每年學術研究補助一百萬獎金，該獎項多為理工人才獲得，楊牧是歷來極少數人文學科獲獎者之一，不啻為其文學極大的肯定。

身繫繁忙的創校行政工作，楊牧不忘透過筆端書寫幽深思緒，且積極進行《徐志摩散文選》、《葉慈詩選》的編纂工作，預計於翌年出版。偶應故舊友好之邀，乘車遊東台灣緬懷過往，花蓮因他的返來，凝聚起輝揚的人文氣息。

遠揚歸來，楊牧自比為打棒球：年少不羈，一定要離家；中年以後戀悵，一定得返家，「一定要回來，回到出發時的第一站」。其身將不再流浪，而其心遠揚，在文學的天空。（莊宜文）

## 痲弦：副刊史上的「儒編」



痲弦先生。（聯合報副刊提供）

聯合報副刊「衆神的花園」系列專文從十一月起陸續刊出，相當深刻地回顧二十年來聯副的重要表現，這個時候，該刊主編痲弦榮獲新聞副刊編輯金鼎獎，文壇朋友都認為痲弦真是實至名歸。

民國六十六年十月，痲弦結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所的學業，獲碩士學位，即應聯合報之聘，出任該報副刊主

編一職。在此之前，痲弦長期主編幼獅文藝，並且積極參與創世紀詩社與文壇之活動，早已累積豐富的編輯經驗與寬廣的社會人脈，他宏觀歷史，微視現實，將聯副經營成一座衆神的花園。

民國六十九年元月，痲弦升任聯合報副總編輯，兼副刊組主任，仍主編副刊。到民國八十六年十月，他主持聯副編政整整二十年，這段期間，台灣由經

濟面的開發轉向政治上的改革，社會從束縛到解放，兩岸關係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，面向這樣的變動，報業也起了極大的變化，副刊做為文學／文化的重鎮，更是不能不變，如何掌握時機，調整編輯策略，使之堅持理想，並能肆應多元複雜的變局，實在是編輯人的一大考驗。

痙弦有國際視野，有歷史感，而且具有前瞻性，做為一個副刊主編，他更好的條件是他有運動性格，但他不是個選手，而是一場運動的擘畫者，有時候又是一個很好的教練，在文化／文學的競技場上，不斷有新的比賽項目，他欣喜的看著迭創佳績的衆家好手們。

這二十年間的聯副當然是台灣文學史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，對痙弦來說，

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志業，我們不會忘記他曾是一位傑出的現代詩人，更不會忘記他是一位優秀的報紙副刊主編。金鼎獎來的正是時候，但不足以彰顯他的貢獻，歷史將詳細記載他在文學上所做的努力。

當副刊學逐漸發展成一門學問，「副刊編輯」從理論到實務都有人在擘肌分理，「編輯家」必須被肯定，從詩的角度來看，蕭蕭稱痙弦「詩儒」，從編輯立場來說，他堪稱「儒編」。現在，他策畫許久的「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」即將召開（民國八十六年元月），精彩可期。在總結經驗與前瞻未來之間，痙弦在副刊史上承先啓後之地位於焉確立。

（吳浩）

## 柏楊：穿越地獄，吟詠聖樂



柏楊先生。(李昊攝影)

「他是看過地獄回來的人」，日本作家黃文雄說。受繼母凌虐的陰慘童年，泯滅人性的學校教育，顛沛流離的逃難經歷，備受屈辱的牢獄生涯，坎坷崎嶇的愛情婚姻……數不盡的苦難，磨折七十五歲的老靈魂。

柏楊——這兩個字對抗五千年的傳統文化，承載中國近百年來的苦難。

「離經叛道」是他一生的寫照，拒絕師承，是為異端。一九五〇年起，以郭衣洞之名創作小說，一九六〇年以柏楊為名撰寫雜文，批判中國文化的病態與社會現象，一九六八年獲罪入獄，一九七七年出獄續寫專欄。十年創作，十年社會批判，十年鐵窗苦讀，十年改寫《資治通鑑》。重病下猛藥，柏楊逼所有炎黃子孫直視被揭開的瘡疤，言詞鋒利，句句見血。敬者視若救主再世，讎者視如洪水猛獸。黃文雄指陳：「他雖然是一位不能代表中國人的中國人，可是我發現他卻是一位最能代表中國人良心，又最有決心追求中國人尊嚴，也重視人類尊嚴的中國人」。

揮利筆如劍，以披荆斬棘，直驅殘酷異境，斲傷血肉之軀。人情冷暖讓他

帶淚帶笑，也帶滿身傷疤。仗義直言的性格讓他力抗數千年「醬缸文化」，也造成悲劇的命運。「感覺常使我洞燭先機，但也常使我備受傷害」，「這就是我的一生，我總是不斷的失敗，而且是慘敗」。當舉世混濁，先知注定要背負苦難的十字架，以政治牢獄換取民主自由，以文字鞭伐喚醒沉睡的良知。

人權是他的終極關懷，一九九四年「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」成立，柏楊將一己承受的冤屈，提升為對所有政治冤獄的關懷。看過地獄回來，篤信宗教的他充滿感念：

我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比我更苦，這是民族的災難，時代的災難，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。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，能夠通過這些災難，我比更多中國人要幸運得多，使我充滿感恩之情。

《柏楊回憶錄》如是完成。穿越一次次煉獄，以字字血淚，合譜天庭聖樂。  
(莊宜文)

## 巫永福：全集問世忙碌而喜悅



巫永福先生。(陳霽霖攝影)

一九九六年對巫永福而言，是豐收的一年。打從六月開始，好事一樁一樁地接踵而來。

一九九六年的六月上旬，就台灣文學界來說，光采與榮耀似乎都集中投射在巫永福身上，使得鶴髮紅顏的巫永福，雖得南奔北走，參與盛事，卻依舊神采奕奕，而在形色中充滿了喜色。

喜的是創設已十七年的巫永福評論獎，在改為巫永福獎，增列小說創作獎

之後，對台灣文壇影響愈來愈深遠。喜的是第十七屆巫永福獎，於六月一日在台南神學院，藉著台灣筆會主辦的住民文學研討會會場，隆重舉行了頒獎，為台灣文學、文化再注一支強心劑。

喜的是，籌劃多年，正式著手編印一年餘的《巫永福全集》，終於在萬方企盼下，由傳神工作坊的沈萌華編輯完竣，於六月九日下午三時，在台北市台大校友館四樓，堂堂舉行正式發表會。



《巫永福全集》蒐集了巫老自十九歲伊始，投身文學創作以來的絕大部份作品，除了少數在年輕時為避開日警搜捕，不得不忍痛焚毀的作品之外，可說已將其一生的心血彙集。

編妥付梓的《巫永福全集》，共計十五大冊，其中以漢文寫作的計有十冊，其中詩五冊、小說二冊、評論三冊，以日文寫就的則有五冊，分別是俳句、短歌、小說，全集中並收錄了這些年來，文壇朋友及後進所撰寫的記述，正可以將巫永福的一生，做完整的呈現。

不過，巫永福並不以此為滿足，他仍將繼續創作，還想為全集增為十六、十七……冊，在發表會上，他還和前來採訪的媒體記者說，報導記事要好好寫，寫好見報之後，要寄一份給他，以備下回增印新書時，可以蒐集進去。

在發表會上，台灣文學界的諸親好

都趨前祝賀，這還是台灣文學前行代中，唯一能在有生之年，自己整理出版自己全集的個例。在盈門賀客的頻頻祝福中，全集也接到了無數的訂單，更是讓巫永福喜不自勝。

喜事並不僅在六月出現，到了年底由台灣筆會、台教會、台教聯盟，三個單位同仁，共同推薦評選的「一九九六年台灣本土十大好書」中，《巫永福全集》受到了青睞，獲選為十大好書之一，雖然大部份作品都屬舊作，但是在一九九六結集為全集出版，仍然被當成是年度出版的重要文學著作看待，也難怪在十大好書頒獎典禮上，巫永福要一再地露出歡欣喜悅的笑靨。

一九九六的這一年，八十三歲高齡的巫永福，度過了忙碌卻欣喜萬分的一年，確實也值得大賀特賀，也願喜氣永遠伴著巫永福，直到未來的有生年歲。

（杜文靖）



## 龔鵬程：光芒如劍

在精心擘畫下，佛光大學將冉冉升起，龔鵬程即為最年輕的大學校長。他曾是台灣最年輕的文學博士、文學院院長，當今備受矚目的學術界精英。

不惑之年出版《龔鵬程四十自述》，命名與胡適相同，足見其桀驁不羈。書中詳述其學術生命歷程，自小讀經、少年雜學、進入中文系所悠遊羣經勉力問學，自命為文化遺少，在封閉的中文學界逆俗獨往，一次次興起狂瀾。

他自析「才性駁雜，飛揚跳脫」，「抗志希古，卑視塵寰」，是天生的反叛者。民國七十三年，發表批判一百四十九位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內容和方法的專論，掀起一片嘩然撻伐；八十二年以〈政治需要真情實義〉批評陸委會長



龔鵬程先生。(劉楷南攝影)

官，在政界引起側目。此外，在主持淡江中文系期間，創辦各項研討會和活動，帶動一時風氣；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之際，融鑄傳統與現代、台海兩岸等文化性問題，舉辦學術會議，他縱橫會場，就文論文，氣勢凌厲，以轉俗逆世精神開啓學界新氣象。騷動的靈魂，卻吐露赤裸真摯的告白：

吾非天才，不能直直透顯天地之清氣，超然自聖。只能藉智起修，徐徐蘊釀。十年辛苦，千折百轉，反覆錘鍛，在自我否定的憂疑困塞裏徘徊，如飄盪在中國文化中之幽靈，尋尋覓覓，哀哀怨怨，用心血去摧叫那一朵朵杜鵑花，慰撫自己失落的存在意義，找尋文化理想與生命價值通往現實世界的契機。

《龔鵬程四十自述》記錄學術生涯，也記錄了中文學界風氣的轉變，卑視塵寰的傲岸姿態，面對浩瀚歷史也興起慨然悲意：「我們彷彿藉著自述來表示我們已經成就了些什麼，卻其實真得到什麼？所有的榮耀與哀辱，都歸於時間，成為歷史。我們則變成了憑弔者，撫此碑文，輕喟那一切喧話與喝采。」

他的學術生命，過人的才情精力，將成就於佛光大學，以其一貫理想與行動力，澆灌出一片自由蓬勃的學術淨土，如蓮再昇。

(莊宜文)

## 張大春：超級大頑童



張大春先生。(陳輝明攝影)

總統大選期間推出極具震撼力的歷史小說《撒謊的信徒》，九月份又以驚人速度完成少年成長小說《野孩子》，還在電視節目「超級旅行家」中遨遊四海、縱橫八方。

文壇頑童張大春本年度動作頻仍，而他內在的騷動顯然更為波濤洶湧。從《沒人寫信給上校》到《撒謊的信徒》，張大春狡獪地在敏感新聞議題遊

走，挑逗讀者神經；新聞性的議題掀起一時矚目，張大春自信文學價值將在眾聲喧嘩後彰顯。

「小說家透過新聞則必須超越新聞，透過政治則必須超越政治」，張大春以為，「真正的考驗在於小說作者如何從新聞材料中，虛實掩映、而又深入動人地經營出一個屬於文學的世界」。

與之迥異的另一個書寫題材是少年生活，從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》、《我妹妹》到《野孩子》，隱身為少年的大頭春，離開單純學校生活，走入光怪陸離的社會，透過自白的書寫方式觸及青少年文化脈動。

政治現象和少年生活成為張大春近年來寫作的兩支主題題材。兩組議題背後豈無關連？一是冷眼嘲諷，一帶情感認同，作者以如神觀照的姿態，長期觀察事物關連性加以辨析組構，遊盪於「真實／虛構」的迷迭弔詭，以書寫存在荒謬的一貫基調，透過看似與現實更密切的結合，鞭韃入更深沈的內涵。

張大春近年來活躍於電視媒體，曾主持「談笑書聲」、「縱橫書海」等讀書性節目，成為作家跨越媒體的典範，在「超級旅行家」下檔後，自稱要暫別螢光幕，專心致力於寫作。跨越了本年度，小說家的下一步隱然躍動了起來。

(莊宜文)

## 詹宏志：講究表現藝術的文化戰將



詹宏志先生。(陳輝明攝影)

詹宏志在台中一中讀書的時候參與校刊的編輯，並且寫超乎他年齡的現代小說；在台灣大學讀經濟系時，和一羣朋友辦台大詩社，用筆名「洪致」寫非常現代的現代詩。記憶當中，當學生的時候，他曾在《幼獅文藝》待過，也曾在楓城出版社幫過忙。進社會以後，他擔任過聯合報副刊編輯、萬象版主編、工商時報副刊組主任、時報周刊總編輯、中國時報及美洲中國時報藝文組主任。民國八十二年到民國八十四年間，他離開報社，「做過店員、小店老板、公司小職員、行銷人員等工作」，然後兩度出任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一職。此其間也曾參與商業周刊的創辦，而在最近，他成了《電腦家庭》(PC home)雜誌的發行人。

這就是詹宏志，一個同時在文藝空間與商業環境活動，而且都成果豐碩的人。他的大角度觀察、前瞻性視野以及活潑的創意，使得他的言行經常成為「話題」。媒體稱他「趨勢專家」，在這方面，他曾主編社會趨勢叢書，撰寫《趨勢索隱》、《趨勢報告》、《城市觀察》等書，言而有據，對於經營文化產業的人很有參考的價值。最讓我們感

到興趣的是他對大眾文化及其產業的觀察與分析，尤其是面對圖書出版市場，他能兼顧理想與現實，提出全球性的整合觀，令人眼界為之一開。

在文學方面，詹宏志比較具體的工作是：(1)編過兩年的年度小說選(69、77年)，(2)常為他人的書寫序，(3)出過兩本文學評論集(《兩種文學心靈》、《閱讀的反叛》)。它們之間有其關連，集中表現在評論文集之中，這裏面最重要的是一種視野，一種趣味，一種閱讀的方法。作家為什麼要寫？怎麼寫？乃至他這樣寫顯現出什麼樣的意義？詹宏志好像都了然於胸。他似乎很清楚作家在想什麼，因為「兩種文學心靈」之說碰觸到台灣文學存在處境問題，一場文學的論爭當然也就難以避免了。遺憾的是他提出一個也是處境問題——所謂小說的缺乏「好看」現象，卻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。

對於電腦雜誌，詹宏志認為前景看好，他充分享受著編輯的樂趣。這就是詹宏志，一個充滿創意，隨時可以開闢戰場，而且連作戰都講究藝術的文化戰將。

(吳浩)

## 黃文範：譯完兩千一百萬字



黃文範先生。(蔡沂均攝影)

今年十月八日下午三時，九歌文教基金會為作家黃文範舉行了一個慶祝酒會，地點在台北信義聯勤俱樂部。慶祝他從事翻譯及創作五十年，譯作超過二千一百萬字，同時也慶祝他七十二歲生日。

軍旅出生的黃文範，早年創作以散文及短篇小說為主。起初踏上翻譯這條路，是在他到美國的防空學校受訓後，深感我國防空學術的缺乏與斷層，回國

後立志要翻譯一套完整的防空學術大系，從此開始了他的翻譯生涯。也因為這樣的心願，翻譯生涯的前十五年，黃文範主要以兵器、射擊、戰術、戰史、戰役等軍事科技為主。民國五十六年，黃文範自軍中退役，就專門從事文學與歷史的翻譯工作，至今所譯的書籍，除了軍事書籍外，出版了六十五種，共計七十四冊。翻譯的字數也超過二千萬字了。

能堅持翻譯工作數十年而不輟，黃文範認為主要靠興趣，他說：「如果勉強譯不喜歡的書，成了苦刑，擺脫之後就不再回頭。」當然在剛開始翻譯時，也會遇到一些瓶頸，但他都設法一一突破。他認為：「寫作可能江郎才盡，翻譯卻越翻越精，可以年年做，日日做，當一輩子的事業。」當然，他也在翻譯工作上得益不少，譯《古拉格羣島》時，作者索忍尼辛寫蘇俄勞改營的精彩內容，深深打動了他，不僅佩服索忍尼辛的文筆，黃文範是受了那種精神人格的鼓舞，以及彭歌先生的實質鼓勵，打破了「中副」素不刊載長篇翻譯小說的慣例，才使得他堅持走完七年譯這一部書的漫漫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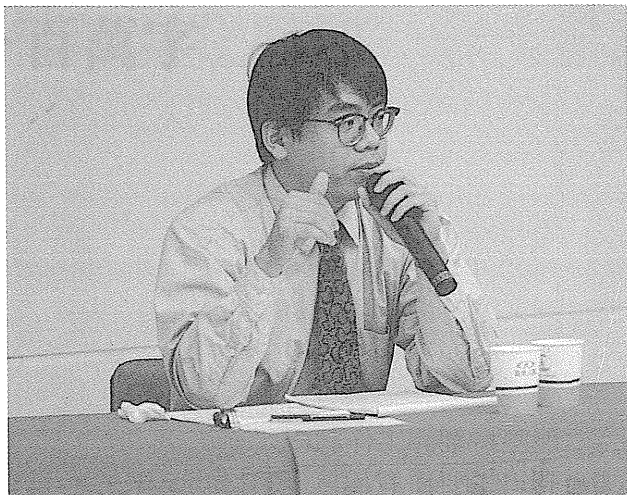
開始從事翻譯時，黃文範即立志追隨大翻譯家林琴南，曾在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號的《幼獅文藝》上，寫了一篇

論譯的短文，題目就是：〈琴南先生，俺們來也！〉這篇無異是黃文範投身翻譯的「宣言」，也為自己定下了要走的方向及目標，也就是超過林紓當年翻譯的數量。二十年後，黃文範確實可以很自豪地說：「我做到了。」除了「量」的目標，黃文範也為自己的夢想努力，其中最讓他感到「夢想成真」的就是完成《戰爭與和平》的翻譯。在翻譯世界名著時，作者的知名度及市面上已完成的譯本，都是黃文範的負擔及挑戰。但他憑著恆心與毅力，一一克服。

在一篇題為「步履迢迢四十年」的文章中，黃文範不僅道出此生治譯的經過，並決心「做它一輩子！」如今，剛度過七十二歲生日譯作也已完成二千一百萬字，黃文範在文友的祝賀聲中，仍精神矍鑠的拿著筆，孜孜不倦的往前邁進！

（封德屏）

## 楊照：迷路的詩人



楊照先生。(蔡沂均攝影)

楊照本年度出了三本書，在「倉皇島嶼」中進行犀利通透的「人間凝視」，仍低迴跌宕於「迷路的詩」之間。

在各種研討會和座談會，乃至於電視廣播節目中，以便捷口才縱橫文學沙場，套用王健壯所云，「這幾年在知識世界的攻城掠地的行動中，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文化評論的縮影，以及一個新世代評論家的樣版」。遠流出版之《人間凝視——異性與異文化筆記》和《倉皇島嶼——歷史與現實分析》，企圖透過楊照多元化的文化評論視野，勾勒出其於台灣文化評論譜系所處的位置。

除跨越議題，跨越媒體，他也跨越文類。

懷舊散文集《迷路的詩》以斗大的黑白藝術照作為封面，作者深情凝睇遠方，在花花綠綠的書市中特別醒眼，出版社巧妙的設計促使楊照成為本年度「曝光率」最高的作者之一。多年來往返於小說與評論，一身劍氣開疆闢土，在詩樣情懷的鋪陳中，卻褪盡政治意味以及理性姿態，展現了極端感性真摯的一面。淒惶無助的少年與雄辯滔滔的論

者，交織為戲劇化的疊影。

感性的楊照，其實並非無跡可循。之前已出版的十餘本著作，自序總不免一番心靈剖白，讀過那般敘述語言，便不會陌生於《迷路的詩》。此次他更將一貫強烈的歷史意識與對記憶的挖掘探討，以自身來實踐。以純粹的抒情基調，帶領讀者返回充滿禁忌與教條，「荒誕奇怪」的七〇年代，親近慘綠的少年採取的反叛姿態。透過過去與現在的拉扯，時空場景的交錯，讀者藉由坦誠的自白進入作者內心，在懷舊氛圍中填補與想像今日楊照成長之路。它「掌握人內在共通性」，進而「引起有共同情感經驗的人深切的共鳴」（羅文嘉語）。

隱遁在文學的疆域裏，革命與情愛，是生命熱烈的追求，迷於「詩」，因為「潛藏著另一種秩序湧動的可能」，進入前中年期的楊照何曾遠離這一切？

SENSE AND SENSIBILITY.

犀利與深情，分裂而統一。

這是不再寫詩的詩人，不再屬於詩的年齡的詩人，在本年度動人的自白。

(莊宜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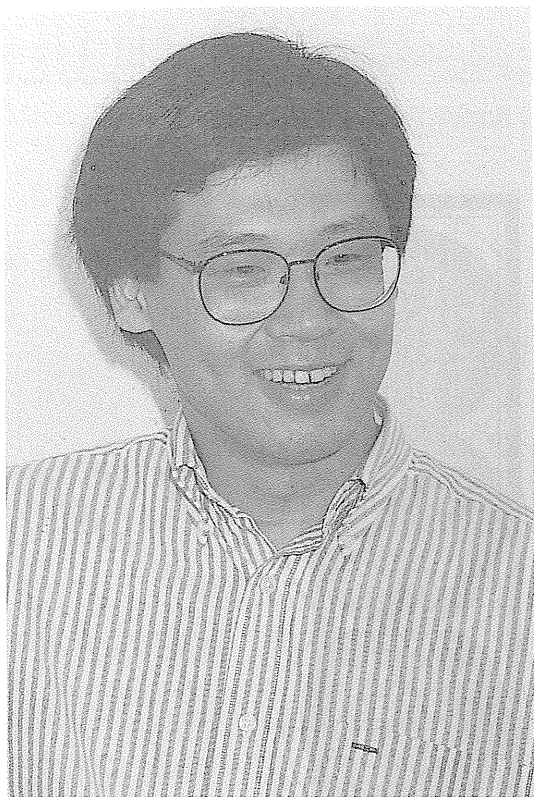
## 王德威：跨越世界華文小說版圖

奔走於台美兩地學術場域，是王德威的身姿；統整兩岸三地小說史觀，是王德威的專長。

近期為麥田主編兩套叢書：「麥田人文」、「當代小說家」系列。前者於九月份推出李歐梵《現代性的追求——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》，厚達五百頁的洋洋巨著，從頭到尾都是王德威一手策劃完成，發動許多研究生翻譯，並親自編排目次加標題，以其國際觀、當代感和本土性，對世界華文小說產生不凡影響。

「當代小說家」系列從出版立場而言在提倡好小說，從學術研究角度而言則為當代中文小說呈顯歷史意義，作家之選、作品之選、重要評論之選，都是識見之表現，十月份推出第一批朱天文、王安憶、鍾曉陽、蘇偉貞四位女作家選集。王德威為各書所寫的序論是擲地有聲的作家論，他企圖掌握小說家表現的特質，進而織串小說家的寫作史，與其先前的論著一樣，他面對的其實是現當代小說的書寫傳統。

王德威的歷史感愈益強化，他重視每個時代的「當代性」。本年度尚籌畫了中研院文哲所「文藝理論與通俗文



王德威先生。（王詩雲攝影）

化：四〇～六〇年代」研討會，首場「歷史巨變中的家國想像：政策與對策」中，還邀請李歐梵做一場「文藝政策與公共領域」的專題報告，一系列研討會將跨年度舉辦。這種凝聚專業人力，持續的探索，預料將再現歷史，並給予客觀合理的詮釋。

此外，還參與本年度兩場大型研討會「百年來中國文學研討會」、「張愛玲國際研討會」的論文發表，以亦莊亦諧的評筆在各媒體發表多篇專論，活躍於台灣的學術場域，掌握台灣文壇的潮流脈動。

走出教室與研究室，王德威跨入出版編輯和學術研討會，以系列活動擴大其研究成果與影響力，進行世界華文小說史觀建構，而自謙「能做多少是多少」，謙謙學者風範如斯。（吳浩）